



■青春岁月

## 游在冬天里的鱼

□葛亚夫 文/图

房主离世了，房子倒了，只剩下一堵土墙，像时光的堤坝，蓄积一院阳光。

冬日贫寒，因着阳光，这里成为我们的天堂。叨鸡、砸沙包、跳房子、踢毽子等，所有暖和的游戏，我们都乐此不疲。“挤油”的热身效果最好，我们也最热衷玩。一群孩子，沿着墙根排开，“嘿呦嘿呦”，或向一边挤，或向中间挤……那个热闹。

被挤出的“油”，多是瘦弱者，像大伟和小伟。他们顾不上擦汗，跑到队尾，继续哼哧哼哧地向前挤。阳光如织，我们总有洒不完的力气和汗水。不过，随着一句暖暖的“吃饭喽”，人群瞬间散开。这时，往往就剩下大伟兄弟和我。

我是累得走不动，他俩是没人喊——他们母亲已去世了。我叫他们到我家吃，大伟不肯，说他回家做饭。小伟说家里啥都没有，吃个屁！大伟就提起小伟的衣领：“走，回家，饿不死你！”以后，家里做好吃的，我都给他们带些。大伟从不吃，自顾躲一边玩弄他的芦笛。

进入腊月，时间像“挤油”，一个个日子汗珠般划过。村庄里的年味越来越浓，也瓦解了“挤油”的军心。大家都忙着向大人要吃、要穿，“挤油”变得索然无味。墙根上，只有大伟、小伟瑟瑟依偎着。那身破棉衣，大洞连着小洞，像极了他家年久失修的茅屋。

炸完年货，母亲让我给大伟家送点。“没娘真可怜！大伟爸是烂泥糊不上墙，却苦了孩子。”我不解，我们整天乐着呢，他们

哪里可怜了？父亲叹口气：“还有什么比这可怜吗！”多年后，我终于理解这句话，但我仍坚信，大伟兄弟并不可怜，因为我们在一起，很快乐。

大伟家，永远是煮红薯味。小伟正“大快朵颐”我送的年货，他爸醉醺醺回来了。“兔崽子，不争气，就知道吃！”他踢翻年货，跟着轰然倒下，躺在地上哭哭啼啼地睡了。大伟吃力地把他扶上床。我不愿帮忙，小伟也是，哭诉道：“就会喝酒，还不如死了算了。”

大伟帮他擦眼泪：“咱没妈了，不能再没爸了。他再不好，也是爸，也给咱们一个家。”

那晚，大伟的笛声又响到很晚。月华如练，我恍若看见他们兄弟，瑟瑟地在村庄游走。

家家浓郁的肉香，让小伟垂涎欲滴，他闹着要吃肉。大伟被缠得没办法，就带我们去捉鱼。池塘结满冰，大伟在向阳的上风口，敲个碗口大的冰洞。奇迹发生了，鱼纷纷游过来，有的还跃出洞。我和小伟忙得不亦乐乎，大伟则眉头紧锁，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问大伟：鱼不是要冬眠吗？怎么还游泳。大伟说：冬天冷，鱼也挤一块冻，但总有些鱼被挤出来，为了保暖，它们就不停游动，寻找阳光和食物——就像我们兄弟俩。我拍拍他的肩：“还有我呢，我们是一起的，也是兄弟。”大伟扭过脸，用力拍着我。

天寒时，我们就满村庄奔跑、嬉闹。大人骂我们疯，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在取暖，就像游在冬天里的鱼。

## ■工友情怀

### 可爱的黑脸

□吴奇 文/图

转眼来到中铁十六局一公司工作已经两年多了，这两年的时光给我留下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学到手的本事和交到如一家人般的同事朋友。

第一次见到黑脸是去年刚来的7月里，大地在太阳的炙烤下不停地蒸腾着热气，南站路基也没有填到挡墙筏板的高度，一切都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雄伟气势。当时与黑脸并没有交集，我也仅仅是因为站在挡墙边向远处眺望时总看到这个人而感到好奇。一顶半旧不新的草帽下遮挡着一张黝黑的圆脸，工服上永远浸透了汗水，手里时刻提着一个至少1.5升以上的塑料水杯，身材看上去很健壮，走起路来也是虎虎生风，一点也看不出像个快退休了的“老年人”。路基上也有人指挥机械，只不过他们只是在各自的区域指挥，远没有像这个老头儿那样一刻不停歇地到处奔走。似乎整个路基都是他的工作区，这么奔波他不累吗？

他是机械队的队长，人称老韦。据同事讲，他是一名老铁道兵，干过很多工地，工作很认真而且技术过硬。如果技术员态度不端正还没有点儿知识，还真不好和他打交道。要想和他搭好帮干好活，你一定做好准备工作，给他讲出点道道来他才听你的。这老头儿喜欢肯学的年轻人，项目部和架子队的领导也很尊敬他，让我们年轻人多向他学习。

没想到过了半年之后我就迎来了和韦队一起工作的机会了。鹰厦线老铁路改线路基是一个老



大难问题，很让领导头疼，为了确保施工的安全，重担不出预料地压在了这个黑脸的肩头。

机械进场的前一天韦队就给了我很大压力，他带着我从小里程往大里程走，问了我很多问题。比如拨接位置的起止点在哪里，土方施工起止点在哪里，路基尺寸多少等等。这些问题一下子抛向我，让我有点措手不及。最后老头儿根据从我口中得到的部分信息，简单地定了一下明天的施工内容。最后分开时他对我说：“你刚来肯定很多都不懂，但是你要把图纸看透把数据弄清，怎么干我心里有谱，你只要负责提供数据和看好图纸就行。”这些话既成了我的定心丸，但也着实让我脸红，所以我决定跟他好好搭帮学点本事。

为了充分利用早上6点到9点

这段天窗点时间，早上5点半黑脸就到工地了。他先在改线的起止端走一遍，按他说的话就是在找有没有顺便整理的活，减少机械的重复调动次数。转完现场，他坐在工地边的石头上点上一根烟，开始盘算着今天怎么干了。

施工最大的难题就是挖机换填原地面给电缆和运营的火车带来的安全威胁。起初挖机司机有点畏首畏尾不敢施工，遇到电缆不明确的地方，韦队就找铁镐自己挖电缆。挖到了电缆就站在挖机前边，对挖机说：“不要害怕看我手势，慢慢来，到位置了让你挖你再挖，有我在这里你怕什么？”声音虽然沙哑但是力度足以穿透机械的轰鸣声。一公里多的路基换填就是这样随着他的手起落安全完成了。

和韦队相处了一段时间，感觉他丝毫没有队长的架子。在工作中只要他看到的小活儿，自己就去做了，干工作就像是给自己家里做一样，这也对大家和我起了带动作用。什么搬石块、清路面、清理水沟里的落石，大家也不推脱。当然做错了事，韦队也会批评人的，但是机械队的人也都都知道他生气对事不对人，大家很怕他，但是又很敬他。

对他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原来黑脸的身体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用他的话说回到宿舍躺在床上，那两条腿要用很长时间才能放直。他也常告诫我们珍惜身体，工作本来就苦，到了他这岁数，就会发现身上没一个好零件了。

这就是我认识、了解并喜欢的黑脸，之所以写出来也是想让大家认识认识他，这些我们身边平凡又伟大的普通人。

### 酒里的父爱深深

□马海霞

贾平凹的父亲是一位教师，贾平凹说，他的父亲世事洞明，多少有些迂，对自己，对孩子极其苛刻，对来客却倾囊招待。

贾平凹喝酒厉害，但他从19岁上大学开始就一直生病，后来还患上了肝炎，父亲劝他戒酒，“喝酒这个毛病要不得，我知道这全是我没给你树个好样子，我现在也不喝酒了。”父亲懂得先从自身找原因，未曾言传身教，让贾平凹十分羞愧，发誓再也不喝酒了。

后来，贾平凹的作品在报刊上引起了争论，随即发展到作品之外的一些闹哄哄的风声雨声，令他苦闷胆怯。正茫然时，父亲在一个雨天抱着孙女搭车来了。贾平凹叮嘱爱人，什么也不要告诉父亲，一下班回来，就笑着和他说话。

那几日，贾平凹家里来的人很多，都来谈社会上的风言风语，谈批评他的文章，贾平凹让他们小声点，唯恐被父亲听到。虽然贾平凹总是笑脸和父亲说话，但对女儿却控制不住内心烦躁的情绪，女儿一吵闹，他就忍不住斥责，还常常动手去打屁股。每每这时，父亲便过来抱孩子，说孩子太嫩，不能打。贾平凹知道自己

不对，但又不想和父亲解释，去父亲屋里看到父亲在那里悄悄流泪，父亲谎说，自己眼花了，刚揉了揉。

一天一早，父亲就写了个条子贴在门上：“今日人不在家。”要一家人到郊外的田野上逛逛。后来，他说去给孩子买糖果，回来后，腰里鼓囊囊，除了一包糖，还有一瓶酒和一包酱羊肉。父亲早已不喝酒了，也反对儿子喝酒，那天他却破例了，用牙起开了酒盖，说：“平儿，我们喝些酒吧，我有话要给你说呢。你一直在瞒着我，但我什么都知道了。我听人说你有事，不知道到底什么情况，怕你没有经过事，才来看看你。你太顺利了，不来几次挫折，你不会有大出息呢！人生是三劫四劫过的，哪能一直走平路？搞你们这行的，你才踏上步，要安心当一生的事儿干，就不要被一时的得所迷惑，也不要被一时

的失所迷惘。这就是我给你说的，今日喝喝酒，把那些烦闷都解了去吧。来，你喝喝，我也要喝的。”

父亲先喝了一口，立即脸色通红，皮肉抽搐着，那不能喝酒却硬要喝的表情，让贾平凹手颤接不住父亲递过来的酒瓶，眼泪喇喇地流了下来。

那天，贾平凹喝了半瓶酒，剩下的半瓶一直没有喝，放在书桌上，看到它，从此再也没有什么烦闷，也没有沉沦下去。

贾平凹曾在文中写道：“吃酒只备小盅，小盅浅醉，能推开人事、生计、狗咬、索账之恼。”父亲知道了言语相劝，酒也是一味宽慰人心的良药。贾平凹不赞同“父子如兄弟，如同志”的说法，因为儿女的秉性是永远不崇拜父母的。他大学毕业了，父亲还踢他一脚，待后来一日，父亲吸烟，也递给他一支，他便知道从此不挨打了。所以，父子之间，单纯说教规劝是没用的，一烟一酒有时可胜过万般推心置腹的话儿。

那天，父亲的一瓶酒，让贾平凹读懂了——父爱深深。

##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